

# 从文化涵化视角看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文化观

——基于对《异域之人》《宦者中行説》《苍狼》的考察

傅紫琼

黄冈师范学院日语系，黄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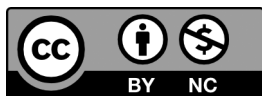
**摘要** | 井上靖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被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一生获奖无数。他用独具特色的文化思维模式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题材历史小说，这类作品在题材创新与开拓方面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处处彰显着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本文拟从人类学中的文化涵化视角，以《异域之人》《宦者中行説》《苍狼》为中心，来解读井上靖中国题材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以期能从更多角度，更全面的视野来加深对井上靖中国题材小说的理解，并从中分析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文化观。

**关键字** | 井上靖；文化涵化；文化观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正如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一书的序章中写道：“在‘西域’这个词里面充满了未知、梦、谜、冒险之类的东西”（井上靖，2013：8）。正是这些引起了作家的无限遐想，激起了他对古代西域地区浩瀚无际的大漠戈壁、各民族交融的相遇与交汇形成的奇特文化的向往，从而创作出一系列极具特色的“西域小说”。而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本身，也已经成为当代中日文学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之一。

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

指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各民族的文化都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对于各民族千差万别的观念文化，我们要一视同仁。此外，美国人类学家赫斯柯维茨等人指出：“当拥有不同文化的个人或群体间直接的接触，继而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涵化。涵化是最终结果，同化是涵化的一个阶段。根据涵化的过程和特征，可以分为顺涵化和逆涵化两种模式。文化涵化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

本文拟从人类学中的文化涵化视角,以《异域之人》《宦者中行说》《苍狼》等为考察文本,结合文化涵化理论来解读井上靖中国题材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并从中分析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文化观。

## 二、井上靖的文化差异性及其同化观

### (一)《异域之人》《苍狼》中的文化同化现象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国家、地域的文明历史,是造成人类文化民族差异性的最初根源和直接原因。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人们采取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方式,创造出了不同的人化自然的成果。从而也就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而一种文化一经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它对外来文化会有一种潜在的、必然的涵化作用。固有的地域环境与文明,将会不知不觉地将强行闯入其中的异域之人同化。

《异域之人》里的班超,起初希望能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建功异域,而且决心埋骨异域,自汉接来了妻子和儿女。即使是在汉章帝改变对外政策,废除西域都护,决定从西域撤军时,班超也不惜违抗圣旨对使者说“我决定留在西域,我想重返疏勒。”随后“驻马良久地注视着这片土地,心想“或许将来自己就要长眠于此了”,便带领妻儿和二十余名部下返回了疏勒国(井上靖,1984:60-61)。

但是,在永元十四年年初,班超上书请求返汉。“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井上靖,1984:68-69)诚然,班超是输给了他因七十一岁高龄而生的思乡之情,落叶归根,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得到和帝所准后,班超立即从龟兹出发返汉。八月末,终于进入都城洛阳。一入城班超立即去拜谒和帝。拜谒结束,班超走出皇城,漫步在洛阳街头,“胡人!”幼童的喊声让班超停下了脚步,他知道“胡人”指的就是自己。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他变得更像一个老胡人。大漠的黄土改变了他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夺去了他身上汉人固有的从容和稳重。

当班超病愈,再去拜谒和帝申奏西域情势,出皇城之后,他又在洛阳街头漫步时,“胡人!”又被一群路旁嬉戏的幼童喊道。此外,班超在途中还遇到一位虽瘦弱不堪,衣衫褴褛,但目光炯炯的匈奴老人。看到这个老人,班超萌生了一种类似于故交的情感。又想,“这不会是离自己而去的赵姓部下吧?如果是,那他也会因多年留居漠北,为匈奴习俗所化,而改变了容颜和风采”(井上靖,1984:70)。班超意识到多年的异域生活对自己的同化,甚至对匈奴老人产生一种类似故交的情感,意识到多年留居漠北,将会为匈奴习俗所同化,改变容颜和风采。证明了三十年来的异域生活使班超由原来汉土培养出的汉文化形态被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西域形态所同化。

此外,《苍狼》中写道,木华黎既是武将,又是政治家,他具有出类拔萃的本领。但是,在异国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使这位年轻的武将衰老了许多,面部的表情也变得呆滞了。黄土浸染了他的皮肤,看起来不像是草原上出生的人(井上靖,2016:213)。与班超相反,木华黎则因为长年在异国的征战生涯,使得他脱离了草原文化形态。

### (二)井上靖对文化涵化现象的描写

班超是回国之后才意识到多年的异域生活对自己的改变,而《宦者中行说》中的主人公中行说作为远嫁匈奴的公主随从,则是在刚接到汉文帝命令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命运。

中行说不但学识渊博,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独到,考虑到只有他才能帮助公主在胡地处理好各种关系,起到和亲的效果,因而被文帝选中。当文帝对他说:“只要公主老上单于阏氏的地位得到巩固,就立刻招你回国。”关于陪嫁的时间,汉文帝从十年,改到七年,再减到五年,又几乎要脱口而出“三年”,然而,“这位多年不曾离开过文帝的宦官脸上显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可怕表情”“嘴唇微张,嘴角无力下垂,凹陷的眼睛似乎失去了聚焦点,只是空虚地瞪着”“三年还是一年都一样,如果要把小人派往匈奴,必定不会对汉有任何帮助。”中行说开口了,声音依旧沙哑却十分坚定,和他的表情截然不同。说完,中行说郑重地行礼,然后弓着背,和平时一样以他特有的走路方式颤颤悠悠地退下(井上靖,1984:118)。

作者在这里可以说花了大量的笔墨,细致地描

写了中行说在听到自己被选作公主陪嫁随从，将要被派往匈奴时的心理震动，反常的面部表情，语言和行。毫无疑问，目的在于渲染强调中行说内心的恐惧，中行说是意识到，自己一旦被派往胡地，将会入乡随俗，被匈奴习俗所同化。没错，关键时刻，他能对汉文帝誓死效忠，然而，他的这份忠心很有可能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有所转移。因此“他并不是故意让文帝不悦，只是隐约有那样的预感，现在先知会一声以免日后麻烦。”也正如文中所述，“认为中行说是个可怕人物的不只是文帝一个人，他自己也感觉到自身有种令人异常不可信赖的可怕特质”（井上靖，1984：118）。

不出所料，几年后“他发现自己如今和当初对待年轻的汉天子一样忠心耿耿地侍奉老上单于。不知从何时起，汉文帝对他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遥远渺小，而老上单于却成为他受上天之命要侍奉的人。当初他在一种不安情绪下所说的若被派往匈奴，他日必会危害于汉的话如今正渐渐变为现实”（井上靖，1984：112）。正如班超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域风土同化一样，中行说也不知何时开始亲近了匈奴的单于，并当成自己的命运来接受。可以说，文化涵化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在中行说身上再次得到了验证。特定地域和环境中的风土与文化，对闯入自己圈内的异域之人有一种潜在的使之同化的能力。一个人一旦踏入了一个异文化圈，那他对该地文化的遵从应该是一种自然选择。井上靖正是借中行说之口，明确表达了他的这一普适的文化价值观。

公元前161年，老上单于突然驾崩。文帝派使者哀悼老上单于，祝贺新单于即位。中行说在人群中认出一位故人，他带来了文帝召回中行说的圣旨。然而，中行说却拒绝了“如您所见，我在这生活没有任何不便之处，起初也不曾料到会被如此重用。如果新单于认为有必要把我送回汉土，那我乐意回去。否则，我会继续留在这里侍奉新主。”“你不怀念长安城吗？长安城里熟人多，那里的风都带着甜香，河水是那么秀美。”对此，中行说答道“我的确很想再看一眼长安城，这种心情恐怕比文帝陛下想象的更强烈。但是，没有单于的命令我是不会回去的。如今，这块荒漠就是我的祖国，就是我长眠之地”（井上靖，1984：125-126）。中行说舍弃了他的祖国和君主，选择了第二故乡和新的君主。然而，他并不是不思念故土，也不是憎恶文帝。他“在

得知文帝死讯，使劲点了点头，那刻着深深皱纹的脸庞似乎更苍老了，让人不忍再看第二眼，也看不出他心里的真实情感”。而中行说在文帝驾崩的当年或第二年就去世，也许正是因为他对文帝的逝去过于伤心所致。中行说拒绝回汉，正是出于对“现在”和“这里”的尊重。在这里，井上靖再次佐证其观点，“入乡随俗”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自然。中行说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故国，也许不是出于他对新单于的忠心，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会像班超那样的命运。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异域，他担心回汉土后将很难再融入曾经的故土文化。

### （三）作品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中行说的“入乡随俗”中除了文化的同化规律外，还明显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评价和描述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统一标准，各民族观念和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优高低劣之分。某一个文化圈里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如果用自己所属文化的标准去评价他者文化的种种，那就是一种僭越，而且评判也是有失公允的。

中行说到达匈奴的第三年，汉廷向匈奴派遣使者，馈赠了大量丝绸。汉使拜见老上单于时，中行说也正在一旁，但并不相识。虽说是来通好，汉使态度却很傲慢，以维护大国威严。他接下赏赐酒食，语中带刺地说道：“听说匈奴有轻视老人的风俗，这在大汉可是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匈奴一方没有人马上回应，汉使继续说道：“听说贵国美食都先让年轻人吃，剩下的才给老人。倘若真有这等风俗，在下认为应该即刻改正才是。”坐在末座的中行说像是被某种无法抑制的情绪所控制，不由得脱口而出“汉使啊，按照你们大汉的习俗，年轻人出征前，父母难道不为其准备保暖衣物和美味食品吗？匈奴和汉不同，平日也不忘为战事做准备，所以父母会多给强壮的年轻人补充食物。只有年轻人有能力保卫国家，父子全家才都能平安。难道这算轻视老人吗？”（井上靖，1984：120）。匈奴属于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如中原的汉民族，落后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有限的粮食必须要优先保障年轻的劳动人口和打仗人口，这样才能保障民族的延续。因此以汉民族的文化标准来评判匈奴的风俗，无疑是陷入民族优越感中，其评判也是有失公允的。

汉使得知中行说是汉人时，语气变得更加激烈“在匈奴，父亲和儿子同帐而卧。父亲死了，儿子娶母为妻；兄长死了，弟娶其妻为妻。此事当真？”中行说回答“按照匈奴的风俗，父子兄弟死了便娶其妻为妻，那是由于匈奴人把家庭看得重于个人。因此出现叛乱也必由其同族、同血统的人继任首领”（井上靖，1984：12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民族地处中原肥沃之地，加之先进的农耕技术，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匈奴，优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汉民族完备的人伦观。

“你们没有衣冠束带，也没有礼仪规范”汉使又发难，“汉人为了体面不能娶父亲或兄弟之妻为妻，代价却是亲族间关系渐疏，流血争端不断。可悲啊，从住土屋的国家来的使者啊，无用之言请勿多说，你顶着如此奇怪的头冠究竟有何意义？”听了中行说的话，汉使面容失色，可还是揪着匈奴的短处不肯罢休，但都被中行说一一驳倒（井上靖，1984：121）。匈奴地理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稀疏，需要提升人口数量，优先保障劳动人口，所以没有汉土那般有强烈的伦理观念，所谓“仓禀实而知荣辱”，以匈奴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样的风俗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劳动人口，符合匈奴族的需要。这里，井上靖借中行说之口，也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化相对主义观。

### 三、井上靖作品中体现的各种文化涵化观

不仅是个体，在民族、国家与政权中也存在这种文化的同化现象。当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间直接的接触，继而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做涵化。涵化是最终结果，同化是涵化的一个阶段。文化涵化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从涵化的过程和特征来看，可以将涵化分为顺涵化和逆涵化两种模式。顺涵化是指群体主动接受而发生的涵化现象，也叫内部调适；逆涵化是强迫接受而发生的涵化现象，又称作反适应（高桥英夫，1996：256）。

#### （一）作品中描写的顺涵化观

变化的“动因”是社会内部的需求——即社会已到了主动要求发展和进步，并形成共识时而发生的文化涵化是人们最易于接受的，这种涵化模式称为顺涵化。

《楼兰》中写道：武帝之前，西域与中原也有交往，但都是民间往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始于武帝时期（井上靖，1984：3）。这种民间的自由往来，便是出于社会内部的需求，是一种主动涵化现象。此外，楼兰王被俘后，对汉武帝说：“汉欲统治楼兰只有一个办法，请准许楼兰人全部迁往汉地”（井上靖，1984：9）。亦是主动涵化的例证之一。西域再次纷乱四起，匈奴乘机卷土重来，不少国家开始通匈奴而背叛西域都护。但是，鄯善始终态度鲜明地归顺于汉。既然为了投靠汉而不惜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楼兰，鄯善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改变原有的态度。如果现在再转而倒向匈奴，就失去了当初迁移的意义（井上靖，1984：20）。对于现在的鄯善人来说，楼兰已经不再是他们祖先朝思暮想的“回归的故土”，而是有朝一日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复仇之地（井上靖，1984：23）。由此可见，鄯善人，也就是昔日的楼兰人是在内部形成了共识，同时也在实践中体会到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生产效率要高于游牧文化，政治制度也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因而选择主动融入到汉文化中。

《苍狼》中叙述道：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武将们居住在外表是帐幕，但内部却是用砖石构筑的固定的舍馆。因为他们“要接待络绎不绝来访的亲朋好友和异族的名商巨贾”，出于实际需要，舍馆里边不仅“设有时髦的暖炉，豪华的寝台，漂亮的桌椅，还增添了葡萄酒瓶和玻璃杯等很多异民族的用品和设施”。不仅是上层武将出于内部的需求，主动融入了异族生活方式中，下层“士兵们的穿戴用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惯于使用异族的奇形怪状的乐器，弹奏着美妙的歌曲”（井上靖，2016：261-262）。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族的将士们都在接触异族文化中，形成共识，出于内部需求而顺涵化了。

另外，成吉思汗在视察撒马尔罕城时，发现那里的蒙古兵，有的穿着波斯人的衣服，有的身上佩戴着伊朗和土耳其的装饰品，要是不注意还真认不出来他们是蒙古人。此外，成吉思汗视察设在城内一隅的兵工厂时，发现这里的制鞋处正生产一种土耳其人穿的长筒靴。负责接待的青年将领夸赞说，这种鞋子式样美观，便于行军，使用寿命长久。他心想，穿上这种鞋子还像蒙古兵吗？怎能想象孛儿只斤氏族的狼们都穿上这种长靴呢？但成吉思汗

将这些话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井上靖，2016：262）。蒙古士兵穿戴异族服饰，而且主动生产土耳其长靴，这正是出于内部需求，认可、接受并主动地实现了顺涵化。成吉思汗心有顾虑，但却没有说出口，也正是默认了这一现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文化涵化是一种客观现象。

反之，中行说对老上单于建议“如果单于让匈奴人学习汉朝风俗，人们慢慢接受并喜爱其物产，匈奴终究会归顺于汉。”因此“所得的汉朝食物要弃之不食，让匈奴百姓知道那些终究比不上匈奴人的乳制品”（井上靖，1984：122）。正是因为中行说意识到，匈奴人学习汉朝习俗，接受汉朝衣食是一种文化上的主动涵化行为，将会逐渐消融匈奴的民族文化，使之归顺、依附，汉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将会得逞。所以才提醒老上单于，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匈奴人的“顺涵化”。

## （二）作品中描写的逆涵化观

因外力推动而发生，两种或多种文化以缓慢的“融化”形式发展，互相吸收各自的元素，最终产生新的文化结构，这一文化涵化现象称作“逆涵化”。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小说中，不仅存在多处关于量变层面的逆涵化描写，达到质变层面的逆涵化叙述也随处可见。

### 1. 作品中描述的量变逆涵化现象

当两种文化因外力推动，丧失它们各自的个性并形成单一文化、或其中一种文化丧失其自主权而仅作为另一文化的附属时就会产生逆涵化，这种逆涵化并未产生新的文化结构，属于处在量变层面的两种文化的内部调整。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中写道：“蒙古帝国也必将灭亡。而且，这四个蒙古政权也确实是以那种难以说明确切年代的暧昧方式灭亡了”（井上靖，2013：121）。而且，随着本家元朝的灭亡，另外三个在成立之初本就薄弱的“蒙古国家”色彩，不知不觉中已被其他民族同化、吸收。这几个蒙古政权正是在外力推动下，难以说明年代的不知不觉中就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这就是逆涵化的一个典型例证。

《苍狼》中，当蒙古大军长时间由南向北穿过曾被他们烧毁的不花刺城时，“居民们的脸上既没有胆怯惊恐的神色，也没有友好欢迎蒙古兵的表情，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脸上神情冷漠、坦然，给人一种无动于衷、无所谓的感觉”（井上靖，

2016：259）。新的不花刺城里，有汉人、契丹人、唐古特人、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还混杂着少数的驻屯部队的蒙古兵。在成吉思汗看来，这些蒙古兵尽管是自己的部下，但“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无动于衷的淡漠的神态。”这说明，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化特点都在互相的接触碰撞中，消融了自己的特性，汇集成了同一个样态。

### 2. 作品中描述的质变逆涵化现象

两种文化在逆涵化过程中处于相对“动力平衡”的状态，它们以缓慢的“融化”形式发展，来源不同的文化基因重组，最终产生新的文化结构，这一现象属于质变层面的逆涵化。

《楼兰》中写道，汉武帝时，塔里木盆地周围曾有三十多个小国，它们夹在汉与匈奴之间，时而亲汉，时而亲匈奴，还彼此争斗。到三国结束的公元280年，这些小国逐渐合并成少数几个大国（井上靖，1984：25）。“自楼兰人迁往鄯善至汉爆发王莽之乱的八十五年间，汉在西域的地位压倒了匈奴，设西域都护，在各地驻兵屯田，大体上将西域各国置于统治之下”（井上靖，1984：17）。“宣武神爵二年，郑吉任西域都护……自此，西域各国大多归顺于汉，汉与西域频繁往来，西部商队几乎每天都要经楼兰以北东行”（井上靖，1984：20）。在漫长的彼此争斗中，各民族文化此消彼长，相互融汇，相互适应，最终产生质变，文化基因重组，合并成少数几个大国。此外，在汉的统一治理下，西域与中原相互通商、交流，汉文化逐渐吸纳西域元素，而西域文化也在频繁往来过程中，逐渐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产生了新的文化结构。

《异域之人》中，无论是班超在得到汉文帝的许可，启程返回汉土途中所见“沙漠与往年相比毫无变化，唯一改变的是，往来于此的胡人驼队更多了，一次次从目力已不济的班超眼前通过”（井上靖，2013：69）。还是回到都城后发现“城中胡人风气和胡人习性非常醒目。商市极其繁荣，出售胡地物产的店铺比比皆是”。班超看到自己在异域的多年辛苦终于没有白费，“洛阳城内四处可以见到通使西域带来的影响”（井上靖，2013：70）。或是，“走进街市西北角一片胡人居住区，那里西域各国男女操着自己本国的语言招呼客人，出售商品”。往来的胡人驼队更多，出售胡地物产的店铺比比皆是，说明在汉土洛阳城内，胡人胡物已经深深地化为当地文化的一个因

子，能无障碍地交流，说明这些语言已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生活中，实现了各民族文化基因的重组，最终发展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这一新整体。

#### 四、总结

文化是一整套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为集体所接受的标准。文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与本国的政治、历史、经济等紧密相关，应该对彼此一视同仁。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是超越国界的，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文化都在自然涵化，并实现交融和共享。虽然井上靖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凭借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与挖掘，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以简洁的语言、尊重历史的态度、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的方式创作出这一系列佳作。井上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诠释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不同历史片段之间，文化同化、文化涵化及对彼此一视同仁的相对主义文化价值观。

#### 参考文献

- [1] [日]井上靖.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M]. 耿金声, 等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4.
- [2] 井上靖, 赵峻. 楼兰[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 [3] [日]井上靖. 西域物语[M]. 东京: 新潮社, 1977.
- [4] [日]井上靖. 苍狼[M]. 陈德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5] [美]克拉克·威勒斯. 人与文化[M]. 钱岗南, 傅志强, 译. 北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6] 钱谷融, 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7] [日]高桥英夫, 井上靖. 群像日本作家[M]. 东京: 小学馆, 1991.
- [8] 黄淑聘, 龚佩华. 人类文化学理论方法研究[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9] 丁恒杰. 文化与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4.
- [10] 马季芳. 文化人类学与涵化研究(上)[J]. 国外社会科学, 1994(1).
- [11] 王向远. 源头活水: 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 [12] 童恩正. 人类与文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 On Yasushi Inoue's Cultural View of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ulturaliz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Outland, The People of the Court, and The Green Wolf

Fu Ziqiong

*Department of Japanese,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Abstract:** Jingshang Jing, a famous Japanese literary giant,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With his unique cultural thinking mode, he created a series of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His novels plays a pioneering role in literary subjects innovation and demonstrates Jingshang's ununiqu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an exotic cultu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typical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Jingshang's Chinese-themed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ulpability in anthropology, aims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novels and explores Jingshang's cultural views on Chinese-themed novels from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s and multiple angles.

**Key words:** Yasushi inoue; Cultural culpability; Cultural views